



Focus
聚焦

12

成都日报

锦观



2024年4月12日
星期五

历数春风亦等闲

野人犹诵放翁诗



由太岁寺而化成院，隋唐以降，院落式布局的古寺几毁几建，历劫而存

1174年的一天，一位气度不凡的中年男子沿着林木夹持的山道，迈进了化成院的山门。“肥僧大腰腹，呀喘趋迎官”，他的到来，让寺院里的胖和尚喘着粗气，急忙跑来迎接。此人正是第二次出任蜀州通判的陆游。他时常深入“基层”，考察风土民情。这一次便“翠围至化成”，游历到了化成院。

两株分立山门左右、已逾500年的桢楠立马吸引了陆游的目光。他徘徊在双楠树下，时而手抚树干，时而仰望树冠，但见双楠虽然相距十余米，可繁枝长伸，彼此相衔，两树合荫，盖笠四围，竟使得溽热的夏天也有了几分凉意。再望不远处，石塔高耸，想到自己来此途中“缘坡忽入谷，蜿蜒苍龙蟠”的经历，不禁油然而生感慨，遂成《化成院》诗一首，咏叹“孤塔插空起，双楠当夏寒”，为此番化成院一游留下了珍贵的墨迹，令双楠亦因此名扬古今。

又过了差不多700年，清同治年间。一日，崇庆州举人张鼎元徜徉大明寺，见双楠依然苍翠挺立，而陆游早已成为古人。张鼎元睹物思人，遂将其《化成院》一诗书写于碑上。

碑成，立于山门右侧桢楠之下，引无数后来者吟哦感怀。诚如山门前刊刻的楹联所云：“山寺已无隋帝敕，野人犹诵放翁诗”。无独有偶。清大竹县丞、诗人吴为揖游历大明寺，在拜谒双楠树的时候，亦有感于陆游的诗句，乃自作《双楠古翠》一首：“危梯曲直化成山，遥指梗楠翠霭间。地拖千峰寻古径，天留双楠捐吴禅。曾经法力飞憔悴，历数春风亦等闲。说与今人浑不识，日斜惟见鸟飞还。”

端的是诗为树咏、树以诗传，青山存古寺，诗树添灵韵。

昔颁严令护双楠

今施重金保古木

在漫长的千年岁月里，双楠因天上“雷公”“雨婆”狂怒施威而遭损伤，然而更有人间廉吏善民精心养护，使之历劫而存。清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，崇州知州李为了为了保护双楠以及化成山林，特地勒石刻碑云：“……该寺双楠古树，代远年湮；所有左右大小树木，尤为双楠羽翼，以壮观瞻，应宜护惜，永培风水。倘有无知之徒，籍端欺僧，擅自砍伐，许寺邻、主持等指名禀究，各宜凛遵毋违！”以此晓喻僧众百姓，震慑不法之徒。

这通《护双楠碑》，辞严令峻，为推行封山育林之策，不惜示以雷霆手段。150年来，僧众与山民以碑为训，齐心合力，有效地保护了双楠古树和化成山林。行走于寺外山道，我还看见道旁一株挂牌保护的高大桢楠，干粗叶茂，生机盎然，也是210岁高龄。

李知州的《护双楠碑》，曾陪伴

大明寺山门左侧的隋楠137载春秋，可惜2008年“5·12”汶川特大地震将其损毁。所幸，有关部门现已将其重新复制，仍立于那株桢楠之下。古木巍然，护碑凛然，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相守相伴。

千载风霜雪雨，凝铸了大明寺双楠的“王者”之气，于2004年4月入选“天府十大树王”，2007年3月又跻身“成都市十大树王”。如今大明寺双楠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联手保护，当地企业慷慨解囊，捐助重金，对地震中严重受损的大明寺开展了抢救性保护工程，同时为双楠打造了坚实美观的花岗岩护沿。古寺重生，也为千年双楠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。

春风今又度，化成山绿意盎然，大明寺里，古老的双楠亦发出新枝，在明媚的阳光中告别了又一个冬天。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主编：蒲薇 责任编辑：陶令 美术编辑：钟辉



春风今又度，历经1500载漫长时光的化成双楠新绿盎然

千年双楠木

蜀道古树④

草木关情 铺陈天府绿意

“双楠小区”是成都出现得比较早、成熟而又兴旺的居民社区，这里演绎着老成都地道的生活方式，而崇州化成山（又称凤鸣山）中的两株桢楠，则是可触可摸可抱的两棵千年古树“双楠”。

1174年，陆游在崇州任职通判时曾作诗《化成院》，“孤塔插空起，双楠当夏寒”。诗中化成院即今天崇州市的大明寺，“双楠”，即大明寺院内的两株千年桢楠树。

大明寺始建于隋代，也称太岁寺、万岁寺，因杨贵妃题“化成院”而得名。朱元璋赐大“武”四字于山门，化成院为“大明寺”。寺内两株桢楠于2004年跻身“天府十大树王”，2007年入选“成都市十大树王”，如今依然如守护使一般矗立，苍翠的绿荫无言书写着千年的风霜，展现出生命的自信与顽强。



温月

文
冉玉杰

温月

图

站在巨大的树干前，仿若面壁，人也似乎渺小了许多



历经千载岁月磨砺，化成双楠依然生生不息，虬枝如铁，庇护着自己的家园

三郎镇外大明寺

化成山中游人稀

第一次闻知大明寺，并非因那青灯黄卷、木鱼钟磬，而是生长在此已逾千年的两株桢楠树，它们就在三郎镇旁的化成山中。

近些年来，山清水秀的三郎镇已成新厦林立、人烟稠密的宜居消闲之地。沿重庆路前往化成山，至一路口右转，便是上山的车道。笔者到访时尚是数九隆冬，山道两旁依旧是绿荫蓊郁。车行道上，眼前不时闪过挺立如阵的高木巨树，繁枝密叶遮天蔽日。山高不过数百米，这密林却颇显野莽之气，其势豪壮，犹如千年“双楠”的前沿护卫。

沿山道直驱而上，片刻工夫便至大明寺坐落的山坡下，一片数十平方米的空地，恰好泊车。伫立抬首，坡上树木掩映处，依稀可见古寺高翘的飞檐。

沿阶而上。大明寺就在这坡顶一座石砌的高台之上，数十级石阶直抵山门，感觉恍若到了青城山的天师洞。重檐歇山式屋顶下，紫红色的大门上方，悬挂一块酱褐色木匾，写有“大明寺”3个橙黄色隶书，于绿野四合中，尤显庄严。山门左右，各立一株清代栽植的柏树，粗干高枝，蓬叶相衔，像亲密无间兄弟，又似并肩值守的门卫。此刻，我感觉只要伸手推开山门，便可观瞻那两株历经千载时光的桢楠古树了！

不过，此刻的我却无法推开这两扇窄窄的山门——因为古寺正值封闭维修，谢绝访客。

徘徊在大明寺紧闭的山门前，我满怀沮丧，正欲离去，却发现山门旁侧有一条石板小径直通坡上，沿着寺墙，伸向侧门。大喜，疾步登阶，寻门而入。

崇州，我并不陌生，现在却因这两株桢楠，方知这化成山的密林里还隐藏着千年古寺。隋大业初年（605年），这座时称“太岁寺”的庙宇落成。相传隋炀帝曾在此留下巡幸的足迹，且还兴之所至，赐额“化成”。两株桢楠随后栽植，陪伴“太岁寺”共度春秋。

日出日落，云卷云舒。150年时光流逝，唐玄宗李隆基为避“安史之乱”，于756年逃到了四川。当地有一个民间传说——惊魂稍安的李隆基开始想念逃亡途中被赐死的爱妃杨玉环，杨玉环临死前曾求玄宗将自己葬于家乡蜀州，其首选地便是太岁寺。皇帝为龙，贵妃乃

凤。于是，杨贵妃墓葬地后侧，化成院所在的这座山峦便得名“凤鸣山”。杨贵妃生前曾称李隆基为“三郎”，李隆基返回长安后，便赐杨贵妃安葬地名曰“三郎”。不过另有传说认为，三郎镇是因此地有祭奠李冰三儿子的三郎殿而得名。

由太岁寺而化成院，隋唐以降，古寺几毁几建，修葺不断。寺里那两株桢楠亦沐浴着春风夏雨、秋霜冬雪，任岁月悠悠，依旧茁壮成长。

时间的车轮驶到了明代。传说朱元璋曾隐居于此，得天下后即题“大明洪武”四字嵌于山门之上，化成院亦因之改名“大明寺”。

明末战火，大明寺再遭损毁。寺院虽不存，双楠仍挺拔，实乃不幸中的万幸。

清康熙九年（1670年），林密草深，荒颓了数十载的化成山大明寺迎来了重建新生。饱经风霜的双楠再次拥有了安定的家园。

清代重建的大明寺坐东朝西，院落式布局，没有其他寺庙常见的大雄宝殿。历经三百余载春秋，现存于世的只有重檐歇山式屋面的山门、跨骑雕栏池塘的廊桥、三佛端坐的观音殿以及青瓦朱户的木构厢房。

皮凹凸不平、斑痕累累，一道道印痕犹如刀削斧斫。树身青苍簇簇，酷似坚石嶙峋的崖壁，抚之，糙硬硌掌。躯干去皮裸露之处，色泽褐黄，如凝脂，似乳石，手抚其上，光滑细腻，凉气沁指。如此体征，非千载岁月磨砺而不可得。大自然里，人之寿命与古木相比，真可谓短暂的一瞬间。

俗话说：“树大招风”，化成双楠的经历应当是形象的注解。立于天地之间，风吹雨打、电击雷劈，千年岁月中不知遭遇了多少的磨难，那被折断的粗壮干枝便是实证。然而，可喜可佩的是这两株桢楠的生命力如此顽强，闪电灼不死、雷暴轰不垮、狂风摧不倒，尽管肢断躯残，却依然新绿萌发，生生不息，如今仍虬枝如铁、叶蓬若伞，庇护着大明寺的山门。

化成山中大明寺里的这两株桢楠，见过隋杨帝的赐额，见过洪武帝的题匾，然而最令我“羡慕”的是，它们还见过宋代大诗人陆游的身影！

千年风霜终不毁

双楠挺立天地间

较之街子镇外凤栖山上的光严寺，虽然同在大明寺，名气却小了许多，即便开放，也游人稀少。此番我有幸另辟蹊径，进得大明古寺，便急切地直奔双楠而去。

跨进一座红墙和殿宇围隔的庭院，在紧闭的山门后，我终于见到了那两株浸润了1500载漫长时光的巨大桢楠，它们一左一右，挺拔矗立，仿佛在注视着我不速之客。

桢楠树是生长于我国南方的一种本土苗木，株形优美，叶色常绿，较之其他楠木品种，材质更佳。我屏息定神，专注地打量着眼前这两株千年桢楠。进山门右侧的一株，胸围粗达4.64米，以我双臂之长，欲予合围，真是差之天远，不过“意思”而已。而17.2米的冠高，我虽尽力仰视，眼涩颈酸，亦难辨清枝叶。左侧那一株桢楠，体格略小，但胸围也宽至4.11米，树冠高达16.6米。

站在双楠巨大的树干前，仿若面壁，人也似乎渺小了许多。苍灰色的树